

人境廬詩草箋注

下

〔清〕黃遵憲著 錢仲聯箋注

人境廬詩草箋注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人境廬詩草箋注卷八

悲平壤〔一〕

黑雲草山山突兀〔三〕，俯瞰一城礮齊發。火光所到雷礮墮〔三〕，肉雨騰飛飛血紅。翠翎鶴頂城頭墮〔四〕，一將倉皇馬革裹〔五〕。天跳地踔哭聲悲〔六〕，南城早已懸降旗。三十六計莫如走〔七〕，人馬奔騰相踐蹂。驅之驅之速出城，尾追翻聞餓鴉聲〔八〕。大東喜舞小東怨〔九〕，每每倒戈飛暗箭〔一〇〕。長矛短劍磨鐵鎗，不堪狼藉委道旁〔一一〕。一夕狂馳三百里〔一二〕，敵軍便渡鴨綠水〔一三〕。一將囚拘一將誅〔一四〕，萬五千人作降奴〔一五〕。

〔一〕原稿本無此詩。楊徽五榕園續錄云：「悲平壤、臺灣行諸作，則先有其題，家居時乃補作，即康序所謂放廢後益肆力於詩者。」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光緒二十年，中日戰爭開幕。日軍進攻牙山，聶士成戰敗，葉志超率軍先逃。主戰派首領載湉，嚴令李鴻章備戰。牙山戰前數日，李鴻章派衛汝貴、馬玉崑、左寶貴、豐陞阿四大軍，自遼東分起入朝鮮，駐紮舊京平壤城。四軍共二十九營，同居平壤城中，將各一心，不相統屬。七月二十一日，葉志超率敗兵六營逃來，被任爲各軍總統。將領各有意見，不服調度。八月十五日，日軍先鋒到城郊。葉志超主張棄城逃走，左寶

貴不許，派親兵監視志超，自率所部六營守北城玄武門山頂。其餘各將，分守東西南三面。十六日，日軍集合重兵，猛攻玄武門。左寶貴誓必死，立城上指揮，殺傷敵兵無數。日軍排礮轟擊，左寶貴戰死。日軍佔玄武門，尚不敢入城。當時馬玉崑、衛汝貴擊退東西兩路日軍，還可以回兵決戰。葉志超下令撤兵速退，各軍潰亂，日軍擊殺潰兵二千餘人。葉志超率將領奔逃五百餘里，二十二日，渡鴨綠江，退入中國邊境。隋書高麗傳：「平壤城東西六里，隨山屈曲，南臨涓水。」

〔三〕史記淮陰侯列傳：「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。」集解：「如淳曰：葦，音蔽，依山自覆蔽。」

〔三〕韓愈詩：「投奔鬧礮墜。」玉篇：「礮，石聲。」

〔四〕清朝文獻通考：「一等侍衛，俱戴孔雀翎。」

〔五〕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：「寶貴知勢已瓦解，志必死，乃服黃馬褂頂帶，登城指揮，遂連中礮，受傷墮地，猶能言，下城始殞。」後漢書馬援列傳：「男兒要當死于邊野，以馬革裹屍還葬耳。」

〔六〕韓愈詩：「天跳地蹕顛乾坤。」

〔七〕南齊書王敬則傳：「東昏侯在東宮，議欲叛。使人上屋，望見征虜亭失火，謂敬則至，急裝欲走。有告敬則者，敬則曰：檀公，三十六策，走是上計，汝父子唯應急走耳。」

〔八〕餓鴟聲見卷三西鄉星歌注。

〔九〕大東小東見卷六錫蘭島臥佛注。

〔一〇〕倒戈見卷六過安南西貢有感注。邵博聞見後錄：「老夫難爲暗箭子。」

〔一一〕清史稿葉志超傳：「寶貴爲礮所中而隕。志超亟樹白幟，乞罷戰。日人議受降。請帥兵歸，弗許，迺潛向北走。朝兵銜之次骨，於其出城時，槍擊之，死者不可稱計。日軍復要之山隘，兵潰，回旋不得出，擠而死者相枕藉。諸將盡委械而去，於是朝境內無我軍矣。」狼藉見卷一亂後歸家注。

〔一二〕清史稿葉志超傳：「志超奔安州，聶士成謂安地備險奧，可固守。弗聽，逕定州，亦棄不守，趨五百餘里，渡鴨綠江，入邊始止焉。」

〔一三〕清史稿德宗紀：「九月庚子，日兵渡鴨綠江。」清一統志：「鴨綠江在鳳凰城東南，朝鮮以江爲界。」

〔一四〕清史稿葉志超傳：「事聞，奪志超職。次年，械送京師，下刑部鞠實，定斬監候。」又衛汝貴傳：「汝貴遇敵輒避走，明年鎖送京師，按實論死。」

〔一五〕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平壤城內駐清兵三十五營，約二萬人。」

東溝行〔二〕

濛濛北來黑烟起，將臺傳令敵來矣，神龍分行尾銜尾〔三〕，倭來倭來漸趨前〔三〕，綿綿

翼翼一字連〔四〕，倏忽旋轉成渾圓〔五〕。我軍瞭敵遽飛礮，一彈轟雷百人掃，一彈星流藥不爆〔六〕。敵軍四面來環攻〔七〕，使船使馬旋如風〔八〕，萬彈如錐爭鑿空〔九〕。地爐煮海海波湧〔一〇〕，海鳥絕飛伏蛟恐，人聲鼓聲噤不動。漫漫昏黑飛劫灰〔一一〕，兩軍各挾攻船雷〔一二〕，模糊不辨莫敢來。此船桅折彼釜破〔一三〕，萬億金錢紛雨墮，入水化水火化火。火光激水水能飛，紅日西斜無還時，兩軍各唱鐃歌歸〔一四〕。從此華船匿不出〔一五〕，人言船堅不如疾，有器無人終委敵〔一六〕。

〔二〕原稿本無此詩，蓋戊戌回鄉以後所補作。清史稿鄧世昌傳：「日艦集大連灣，窺金州。我國海軍迺大發，泊鴨綠江大東溝，以鐵艦十當敵艦十有二。丁汝昌乘定遠，居中列，諸船左右張兩翼。日艦魚貫進，據上風。汝昌令轟擊，距遠不能中，日艦小，運掉靈，倏分倏合，彈雨全集。定遠被震，大轟仆。世昌見帥旗沒，慮軍心搖，亟取致遠轟擊之。戰良久，定遠擊沈其西京丸，我之超勇燬焉。世昌乘致遠，最猛鷲，與日艦吉野、浪速相當。吉野，日艦之中堅也。戰既酣，致遠彈將罄，世昌誓死敵。將士知大勢敗，陣稍亂，世昌大呼曰：今日有死而已，然雖死而海軍聲威弗替，是即所以報國也。衆迺定。世昌遂鼓輪怒駛，欲猛觸吉野，與同盡，中其魚雷，鍋船裂沈。世昌身環氣圈不沒，汝昌及他將見之，令馳救，拒弗上，縮臂出圈死之。其副游擊陳金揆同殉。全船二百五十人，無逃者。經遠管帶總兵林永升、超勇管帶參將黃建寅、揚威管帶參將林履中，並

殲于陣。世昌既死，諸船或沈或逃，遂不復成軍。」又地理志：「安東，鳳凰廳東南一百五十里。鴨綠江東自寬甸入，右受草河，迤南流入海。其海岸曰大東溝，即大平溝，木材輸出之地也。東有九連城鎮，對岸即朝鮮義州。大東溝商埠，中美約開。有海關，安奉鐵路。」

〔三〕梁啓超李鴻章傳：「八月十六晨，瞭見南方黑煙縷縷，知日艦將至。海軍提督丁汝昌傳令列陣作人字形，鎮遠、定遠兩鐵艦爲人字之首，靖遠、來遠、懷遠、經遠、致遠、濟遠、超勇、揚威、廣甲、廣丙及水雷船張人字之兩翼，兼以號旗。招鴨綠江中諸戰船，悉出助戰。」銜尾見卷六蘇彝士河注。

〔三〕漢書地理志：「樂浪海中有倭人。」

〔四〕詩：「緜緜翼翼。」

〔五〕梁啓超李鴻章傳：「俄而敵艦漸近，列陣作一字形，向華軍猛撲。共十一艘，其巡洋船之速率，過於華軍。轉瞬間，又易而爲太極陣，裹人字於其中。」

〔六〕司馬相如子虛賦：「星流霆擊。」

〔七〕孟子：「環而攻之而不勝。」

〔八〕宋史韓世忠傳：「兀朮謂諸將曰，南軍使船如使馬。」

〔九〕梁啓超李鴻章傳：「華艦先開巨礮以示威，然距日船者九里，不中宜也。礮聲未絕，敵船麇至，與

定遠、鎮遠相去恆六里許，蓋畏重甲而避重礮，且華礮之力不能及，日兵之彈已可至也。與人字陣末二艦相逼較近，欺礮略小而甲略薄也。有頃，日艦圍入人字陣脚，致遠、經遠、濟遠三艘皆被挖出圈外。」擊空見卷一香港感懷注。

〔一〇〕莊子：「今一以天地爲大鑪。」煮海見卷一庚午中秋夜始識羅少珊於矮屋中注。

〔一一〕劫灰見卷一感懷注。李賀詩：「劫灰飛盡古今平。」

〔一二〕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：「水雷有三項：曰伏雷、曰送雷、曰行雷。」

〔一三〕羅惇齋中日兵事本末：「濟遠方柏謙不戰而逃，轉舵誤撞揚威，壞其舵，行愈滯，日艦至，擊沈之。濟遠既逃，廣甲從之，靖遠、經遠、來遠不能支。經遠管帶陣亡，日人擄焉。諸艦既爭逃，惟鎮遠、定遠猛戰，日五艦繞攻之。定遠轟其松島艦，幾沈之，日海軍中將伊東祐亨坐船也。定遠亦受重傷，礮械俱盡。」又：「是役凡失五艦，致遠、經遠、超勇、揚威、廣丙也。」孫子：「焚舟破釜。」史記項羽本紀：「皆沈船破釜。」

〔一四〕羅惇齋中日兵事本末：「日既暮，日艦解圍去，定遠等脫歸。」續漢書禮儀志注：「蔡邕禮樂志云：『其短簫鏜歌，軍樂也。其傳曰：黃帝、岐伯所作。以建武揚德，風敵勸士也。』」

〔一五〕羅惇齋中日兵事本末：「海軍新敗，並匿不出。」

〔一六〕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海軍損失不大，主要病根，在弁兵腐敗無用。」

哀旅順(二)

海水一泓烟九點(三)，壯哉此地實天險(三)。礮臺屹立如虎鬪(四)，紅衣大將威望嚴(五)。
下有深池列鉅艦，晴天雷轟夜電閃(六)。最高峰頭縱遠覽，龍旗百丈迎風颭(七)。長城萬里
此爲塹(八)，鯨鵬相摩圖一噉(九)，昂頭側睨視眈眈(十)，伸手欲攫終不敢，謂海可填山易
撼(二)，萬鬼聚謀無此膽(三)。一朝瓦解成劫灰(三)，聞道敵軍踏背來(四)！

(一)原稿本無此詩，蓋戊戌回鄉以後所補作。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旅順駐張光前、黃仕林、姜桂題、程允和、衛汝成、徐邦道等六軍，共三十餘營。」李鴻章令龔照嶼統率六軍，實際是各不相統。九月二十六日，日第二軍登陸花園港口。十月十一日，佔領大連灣。休息十天，二十一日，向旅順進兵。二十五日，椅子山礮臺失陷，各臺守兵相繼潰散，日軍佔領旅順。——清史稿地理志：「旅順口，在金州廳西南。旅順鐵山角，與山東登州頭對峙，爲渤海口門。」古直箋：「案：旅順在遼東半島之南，港口二山，門戶天成。港內水大而深，能泊多數軍艦，黃海北岸之第一軍港也。」

(二)見卷四海行雜感注。

(三)易：「天險不可升也。」

(四)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甲午戰爭時，旅順軍港設海岸礮臺十三座，陸路礮臺九座。」詩：「闕如城

虎。」

〔五〕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旅順有大礮七八十尊，除本國造四尊，其餘全用德國克鹿卜廠製品。」清朝文獻通考：「太宗天聰五年，紅衣大礮成，欽定名鑄曰天祐，助威大將軍。」望之儼然見卷三赤穗四十七義士歌注。

〔六〕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光緒六年，李鴻章開始經營旅順軍港。十一年，造大船塢。」

〔七〕龍旗見卷一 香港感懷注。

〔八〕史記蒙恬列傳：「秦已并天下，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，築長城。起臨洮，至遼東，延袤萬餘里。」又：「城塹萬餘里。」

〔九〕韓愈詩：「鯨鵬相摩宰，兩舉快一噉。」

〔一〇〕眈眈見卷一 庚午中秋夜始識羅少珊於矮屋中注。

〔一一〕填海見卷三 游箱根注。宋史岳飛傳：「撼山易，撼岳家軍難。」

〔一二〕重野安繹日本維新史：「旅順險要，稱東洋無雙，佛國驍將提督孤拔嘗歎曰：「率一萬噸以上鐵甲艦二十隻，水雷艇三十隻，攻之，非費半年，不能輒陷落。」王充論衡：「山海經云：『東北曰鬼門，萬鬼所出入也。』易：「人謀鬼謀。」左傳：「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。」

〔一三〕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：「徐樂曰：臣聞天下之患，在於土崩，不在於瓦解。」劫灰見卷一 感懷注。

〔四〕羅惇彞中日兵事本末：「鴨綠江之戰 海軍敗後，不復能軍。日軍以兵艦至金州東之貔子窩登岸，以襲旅順。閱十二日，海陸軍無阻者，日軍遂佔金州，進逼大連灣。大連險隘，蔽旅順後路。日軍駐大連灣十日，始向旅順。旅順諸將，皆倉皇備逃計。旅順六統領不相轄，乃共推姜桂題主之。桂題關於調度，相顧無措。徐邦道率所部拒戰於土城子，大挫日軍。及大隊繼至，邦道軍饑疲無援，乃退兵。邦道孤軍再拒戰，傷殘殆盡，日艇已縱橫海面，其陸軍分踞礮臺，守兵皆逃，旅順遂陷焉。」

哭威海〔一〕

臺南北〔三〕，若唇齒〔三〕；口東西〔四〕，若首尾〔五〕；劉公島〔六〕，中間峙。嗟鐵圍，薄福龍〔七〕，龍偃屈，盤之中〔八〕。海與陸，不相容〔九〕，敵未來，路已窮，敵之來，又夾攻〔一〇〕。敵大來，先拊背〔二〕，榮城摧〔三〕，齊師潰〔三〕。南門開，犬不吠〔四〕，金作臺，須臾廢〔五〕。萬鈞礮，棄則那〔六〕！礮擊船，我奈何！船資敵，力猶可；礮資敵，我殺我〔七〕。危乎危，北山嘴，距南臺，不尺咫，十里牆，薄如紙，李公睡〔八〕，戴公死〔九〕。寇深矣〔一〇〕！事急矣〔一一〕！塵海軍，急上臺，雷轟轟，化爲灰，山號跳，海驚猜。擊者誰？我實來。南復北，臺烏有〔三〕，船子子〔三〕，東西口〔三〕。天大雪，雷忽發〔三〕，船欹裂〔三〕，龍見血。鬼夜哭〔三〕，船又覆，地日

蹙〔三〕，龍局縮〔三〕。壞者撞，傷者鬪，破者沈，逃者走〔三〕。噫吁戲！海陸軍，人力合，我力分。如螻屈，不得伸〔三〕，如鬪雞，不能羣。毛中蟲〔三〕，自戕身，絲不治，絲愈焚〔三〕，火不戢，火自焚〔三〕。遁無地，謀無人，天蓋高〔三〕，天不聞。四援絕，莫能救，卽能救，誰死守？礮未毀，人之咎；船幸存，付誰某？十重甲〔三〕，顏何厚〔三〕！海漫漫〔三〕，風浩浩，龍之旗〔三〕，望杳杳〔三〕。大小李〔三〕，愁絕倒〔三〕，歸然存〔三〕，劉公島〔四〕。

- 〔一〕原稿本無此詩，蓋戊戌回鄉以後所補作。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北洋海軍兩根據地，威海衛停泊戰艦，旅順修理船隻，各設提督衙門，保衛渤海口。」清史稿德宗紀：「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乙亥，日兵寇威海。丁丑，我海軍與戰于南岸，敗績。辛巳，威海守將戴宗騫死之。庚寅，劉公島陷，水師燬，丁汝昌及總兵劉步蟾死之。」清一統志：「威海舊衛，在文登縣北，去縣界九十里。」
- 〔二〕清史稿戴宗騫傳：「威海兩岸，海臺各三：南曰趙北嘴、鹿角嘴、龍廟嘴，北曰北山嘴、黃泥崖、祭祀臺。後路分築陸臺四。南岸口較闊，更建日島地阱礮臺，屹然爲東防重鎮。」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威海衛礮臺分南北兩幫：南幫礮臺三座，設大礮十三尊；北幫礮臺七座，設大礮十四尊。各礮全是德國克鹿卜廠製。」

〔三〕見卷三陸軍官學校注。

〔四〕古直箋：「案威海衛三面負山，一面臨海，劉公島峙其前，分爲東西二口。西口水深，東口多礁，

氣象雄偉。」

〔五〕見卷四馮將軍歌注。

〔六〕清一統志：「劉公島在文登縣北九十里海中，東西長二十里。」

〔七〕見卷六錫蘭島臥佛注。

〔八〕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：「盤之中，維子之宮。」

〔九〕羅惇勳威海衛燬師記：「旅順失後，威海衛孤危。海陸軍將不和，互相訛。」史記淮南衡山列傳：

「兄弟二人不相容。」

〔一〇〕左傳：「背巴師而夾攻之。」

〔一一〕史記劉敬叔孫道列傳：「夫與人鬪，不搯其吭而拊其背，未能全其勝也。」

〔一二〕清史稿丁汝昌傳：「日軍陷榮城，分道入衛。」清一統志：「榮城縣在登州府東四百六十里。」

〔一三〕左傳：「齊師夜遁。」

〔一四〕漢書武五子傳：「歸空城兮狗不吠」

〔一五〕清史稿戴宗騫傳：「時宗騫守北岸，分統劉超佩守南岸，宗騫與約，寇至互相應。日軍至，輒敗

去，折而南，宗騫往援，而超佩踰踉遁，三臺拱手讓敵。」

〔一六〕見卷三都踊歌注。

〔二七〕清史稿丁汝昌傳：「汝昌慮南岸三臺不守，礮資敵，欲毀龍廟嘴臺。陸軍統將戴宗騫電告鴻章，責其通敵誤國，不果毀。」古樂府獨漉篇：「泥濁尙可，水深殺我。」

〔二八〕清史稿李秉衡傳：「李秉衡，字鑑堂，奉天海城人。光緒二十年，東事棘，召爲山東巡撫，率師駐烟臺。既而日軍浮三艦窺登州，秉衡悉萃精兵于西北，而榮城以戎備寡，爲日軍所誘而獲，時論詬之。」

〔二九〕清史稿戴宗騫傳：「戴宗騫，字孝侯，安徽壽州人。」又：「宗騫募敢死士奪還二臺，唯龍廟嘴未復。日軍倏大集，二臺仍不守，宗騫退歸，登祭祀臺，所部卒譁變，宗騫既登，迺無一從者。宗騫念南北各有地阱臺，此其勢尙可爲，迺詣劉公島，就副將張德山。德山無戰守志，宗騫飲金死。」

〔三〇〕左傳：「晉侯謂慶鄭曰：寇深矣！若之何？」

〔三一〕史記項羽本紀：「漢將紀信說漢王曰：事已急矣。」

〔三二〕史記司馬相如列傳：「烏有此事也。」

〔三三〕詩：「才子于旌。」

〔三四〕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日陸軍佔領南北幫礮臺，日海軍堵塞威海衛東西兩口，海陸發礮，攻北洋艦隊。」

〔三五〕羅惇蠹威海衛燧師記：「正月十五夜，大風雪，礮或凍裂。」

〔考〕周禮：「則穀雖敵不穀。」

〔考〕見卷一雜感注。

〔考〕詩：「今也日蹙國百里。」

〔考〕局縮見卷七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注。

〔考〕羅惇勳威海衛燧師記：「二月初八日，日軍艦悉攻東口。南北岸已爲敵據，軍艦殊危，仍悉力守東口。日艦屢以深夜竊進，第三夜，日艦猛攻，定遠受重傷，汝昌命駛東岸，俄沈焉。全軍大震，軍律盡弛。汝昌自登靖遠巡海口，而日軍乘夜攻燬來遠，威遠二艦。敵艦猛攻東北口，以五艦圍東口，至鹿角嘴，諸艦紛逃，無還擊者。」

〔考〕易：「尺蠖之屈，以求申也。」

〔考〕毛蟲見卷六錫蘭島臥佛注。

〔考〕左傳：「臣聞以德和民，不聞以亂。以亂，猶治絲而棼之也。」

〔考〕左傳：「兵猶火也，不戢，將自焚也。」

〔考〕見卷四海行雜感注。

〔考〕見卷四紀事注。

〔考〕見卷三罷美國留學生感賦注。

〔三〕見卷三櫻花歌注。

〔五〕見卷一香港感懷注。

〔四〕杜甫詩：「杏杏南國多旌旗。」

〔四〕案：大李當指李鴻章，小李當指李秉衡也。宣和畫譜：「李思訓官左武衛大將軍，畫皆超絕。其子昭道，同時於此亦不凡，故人云大李將軍、小李將軍。」

〔四〕杜甫詩：「才兼鮑照愁絕倒。」

〔四〕見卷一羊城感賦注。

〔四〕重野安釋日本維新史：「威海衛既陷，丁汝昌獨據劉公島、日島，意氣不屈。」

偕葉損軒大莊夜談〔二〕

頻歲華胥睡味酣〔三〕，又扶殘醉到江南〔三〕。更無舊雨誰堪語〔四〕？欲訪名山奈未語〔五〕。花尚含苞春過半，月剛留影夜初三。丁當簷鐵君休問〔六〕，抽得閒身且絮譚〔七〕。

〔二〕徐世昌晚晴簃詩匯：「葉大莊，字臨恭，號損軒，閩縣人。同治癸酉舉人，歷官邳州知州。有寫經齋初稿、續稿。」又：「筮仕江南，張文襄移節兩江，招入幕府。」案：乙未春公度奉張之洞檄至江甯，故與損軒相識。

〔三〕華胥見卷六寄懷左子輿領事注。

〔三〕扶殘醉見卷五夜飲注。蘇軾詩：「醉中不覺到江南。」

〔四〕舊雨見卷一庚午六月重到豐湖誌感注。

〔五〕訪名山見卷一生女注。

〔六〕溫庭筠詩：「小響丁當逐回雪。」孟昉詞：「風弄虛簷鐵馬。」

〔七〕絮見卷四海行雜感注。

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肅公祠〔二〕

管絃合沓鐘鼓喧〔三〕，左鑪右鼎騰香烟，翩然被髮乘雲下〔三〕，知公未遂神龍蟠〔四〕。憑闌東望大江去〔五〕，旁通閩海百由延〔六〕。增城赤嵌蠹孤島〔七〕，下有膏沃千良田。柘漿茶薺作銀氣〔八〕，紅塵四合城郭闐〔九〕，生番攫人食人肉，側有餓虎貪垂涎〔一〇〕。當時倭奴軼我界〔一一〕，公統王師居中權〔一二〕，大官媵媵主和議〔一三〕，公唾謂不值一錢〔一四〕，側聞近者議輸幣，乃竭水衡傾銅山〔一五〕，南門管鑰東流柱〔一六〕，搖搖竟如風旌懸〔一七〕。

〔二〕清史稿沈葆楨傳：「沈葆楨，字幼丹，福建侯官人。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光緒元年，擢兩江總督。五年十一月，卒于位。立功各省建專祠，諡文肅。」續纂江寧府志：「沈文肅」